

列 宁 全 集

LIENING QUANJI

第 十 九 卷

1909 年 6 月—1910 年 10 月

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

登 录 号 _____

书 号 *A2*

人 民 出 版 社

目 录

前言	I—XIII
----------	--------

1909年

《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文献(6—7月)	1—40
*1 关于《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公报(7月3日〔16日〕)	1
*2 讨论《关于离开党单独召开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或布尔 什维克代表会议的鼓动》决议时的讲话(6月8日〔21日〕)	10
*3 讨论关于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问题时的讲话 (6月9日〔22日〕)	12
*4 讨论关于卡普里党校问题时的讲话(6月10日〔23日〕)	14
*5 讨论关于布尔什维克在党内的任务问题时的讲话 (6月11日〔24日〕)	16
*6 讨论关于派别统一问题时的讲话(6月12日〔25日〕)	18
*7 讨论关于布尔什维克在杜马活动方面的任务时的第一次 讲话(6月12日〔25日〕)	19
*8 讨论关于布尔什维克在杜马活动方面的任务时的第二次 讲话和决议草案(6月12—13日〔25—26日〕)	21
*9 对《关于在党的其他方面的工作中对杜马活动的态度》的 决议的补充(6月13日和15日〔26日和28日〕之间)	25
*10 讨论关于党的刊物问题时的发言(6月15日〔28日〕)	26

*11 讨论关于在中央机关报上发表哲学文章问题时的发言 (6月15日〔28日〕)·····	27
*12 关于拨款给杜马党团报纸的建议(6月16日〔29日〕)·····	28
*13 讨论关于改组布尔什维克中央问题时的发言和建议 (6月17日〔30日〕)·····	29
*14 《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决议(7月3日〔16日〕)·····	31
1. 关于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	31
2. 布尔什维克在党内的任务·····	35
3. 关于离开党单独召开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或 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的鼓动·····	37
4. 关于在国外某地创办的党校·····	38
5. 关于马克西莫夫同志分裂出去的问题·····	39
取消取消主义(7月11日〔24日〕)·····	41—49
评沙皇的欧洲之行和黑帮杜马某些代表的英国之行 (7月11日〔24日〕)·····	50—55
*为《无产者报》编辑部发表马·利亚多夫的信加的按语 (7月11日〔24日〕)·····	56
被揭穿了了的取消派(9月5日〔18日〕)·····	57—64
*关于莫斯科郊区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公开信 (9月5日〔18日〕)·····	65—66
谈谈彼得堡的选举(短评)(9月5日〔18日〕)·····	67—72
论拥护召回主义和造神说的派别 (9月11日〔24日〕)·····	73—107
再论党性和非党性(9月14日〔27日〕)·····	108—110
寄语彼得堡布尔什维克(10月3日〔16日〕)·····	111—122

*《彼得堡选举》一文的接语(10月3日〔16日〕)	123
*关于巩固党和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 (10月21日〔11月3日〕)	124
*在社会党国际局会议上关于荷兰社会民主工党 分裂问题的发言(10月25日〔11月7日〕)	125
沙皇对芬兰人民的进攻(10月31日〔11月13日〕)	126—129
可耻的失败(11月28日〔12月11日〕)	130—132
论目前思想混乱的某些根源(11月28日〔12月11日〕)	133—141
取消派的手法和布尔什维克的护党任务 (11月28日〔12月11日〕)	142—149
《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与切列万宁 (11月28日〔12月11日〕)	150—152
资产阶级报界关于高尔基被开除的无稽之谈 (11月28日〔12月11日〕)	153—154
论俄国社会民主党内思想上的涣散和混乱 (11月末〔12月初〕)	155—157
关于八小时工作制法令主要根据的草案说明书 (1909年秋)	158—164
论《路标》(12月13日〔26日〕)	167—176
俄国自由主义的新发明(1909年12月24日 (1910年1月6日))	177—184
社会党国际局第十一次常会(1909年12月 24日〔1910年1月6日〕)	185—189
*论“前进”集团大纲(12月底)	190—191

1910年

论统一(1月23日和2月1日〔2月5日和14日〕之间)·····	192—200
反党的取消派的《呼声报》(答《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	
(3月11日〔24日〕)·····	201—209
为什么而斗争?(3月23日〔4月5日〕)·····	210—215
对芬兰的进攻(4月26日〔5月9日〕)·····	216—220
他们在为军队担忧(4月26日〔5月9日〕)·····	221—228
党在国外的统一(4月26日〔5月9日〕)·····	229—232
党的统一的障碍之一(1910年4月26日〔5月9日〕)·····	233—235
政论家札记(3月6日和5月25日〔3月19日和6月7日〕)·····	236—300
一 论召回主义的拥护者和辩护人的《纲领》·····	236
二 我们党内的“统一的危机”·····	247
1. 两种统一观·····	248
2. “两条战线的斗争”和对各种偏向的克服·····	254
3. 统一的条件和小组外交手腕·····	258
4. 关于党内状况的决议的第1条·····	266
5. 十二月(1908年)各项决议的意义以及取消派 对这些决议的态度·····	272
6. 论独立派-合法派集团·····	278
7. 关于护党派孟什维主义和对它的评价·····	291
8. 结论。关于布尔什维克的纲领·····	299
致《斗争报》纪念号(7月)·····	301—304
*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俄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关于合作社的 决议草案(8月16—17日〔29—30日〕)·····	305—306
论“前进派分子”的派别组织(8月30日〔9月12日〕)·····	307—314

现代农业的资本主义制度(9月15日〔28日〕以后)	315—337
第一篇文章	315
一 现代农业经济制度概貌	319
二 多数的现代“农户”(无产者“农户”)实际上是 怎么样的农户	323
三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农民农户	327
四 农业中的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	331
五 小生产中劳动的浪费	331
六 现代农业中使用机器的资本主义性质	332
七 小生产中的低劳动生产率和过度劳动	332
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关于合作社问题的 讨论(9月25日〔10月8日〕)	338—346
谈谈某些社会民主党人是如何向国际介绍俄国 社会民主工党的情况的(9月25日〔10月8日〕)	347—349
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9月底—11月)	350—368
论俄国罢工统计(9月底—11月)	369—396
关于出版《工人报》的通告(10月30日〔11月12日〕以前)	397—405
革命的教训(10月30日〔11月12日〕)	406—413

附 录

《反革命自由派的思想体系》报告的提纲(《路标》的成就 及其社会意义)(1909年11月13日〔26日〕以前)	415
《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及其意义》报告的 提纲(不晚于1910年9月11日〔24日〕)	416—417

《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一文提纲(1910年9月23日或 24日〔10月6日或7日〕).....	418
注释	419—474
人名索引	475—525
文献索引	527—576
年表	577—614

插 图

弗·伊·列宁像(1910年).....	XIV—1
1909年6月11日(24日)列宁在《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 会议上《讨论关于布尔什维克在党内的任务问题时的 讲话》手稿第1页	16—17
1909年11月13日(26日)列宁作《反革命自由派的思想 体系》报告的海报	165
1910年列宁《现代农业的资本主义制度》一文手稿第1页	317
罢工工人数季度统计表(1910年作)	384—385
1910年10月列宁《关于出版〈工人报〉的通告》一文手稿 第1页	399
1910年10月30日(11月12日)载有列宁《革命的教训》 一文(社论)的《工人报》第1号第1版	407

《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一文提纲(1910年9月23日或 24日〔10月6日或7日〕).....	418
注释	419—474
人名索引	475—525
文献索引	527—576
年表	577—614

插 图

弗·伊·列宁像(1910年).....	XIV—1
1909年6月11日(24日)列宁在《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 会议上《讨论关于布尔什维克在党内的任务问题时的 讲话》手稿第1页	16—17
1909年11月13日(26日)列宁作《反革命自由派的思想 体系》报告的海报	165
1910年列宁《现代农业的资本主义制度》一文手稿第1页	317
罢工工人数季度统计表(1910年作)	384—385
1910年10月列宁《关于出版〈工人报〉的通告》一文手稿 第1页	399
1910年10月30日(11月12日)载有列宁《革命的教训》 一文(社论)的《工人报》第1号第1版	407

《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文献¹

(1909年6—7月)

1

关于《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公报

(7月3日〔16日〕)

读者在下面可以看到最近一次《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所通过的几项决议的全文。参加会议的有：《无产者报》编辑部成员4人，在彼得堡、莫斯科区域（俄国中部）和乌拉尔的地方组织中工作的布尔什维克代表3人，中央委员（布尔什维克）5人。

会上展开的辩论无疑对全党具有重大意义。通过这次辩论，布尔什维克派的领导机关近来坚持执行的、但是最近受到一部分自命为布尔什维克的同志不少攻击的政治路线，就变得十分明确并且相当完整了。在这次会议上，有两位同志代表反对派参加，双方都作了必要的说明。

鉴于上述情况，《无产者报》编辑部将尽一切力量整理并出版一份尽可能完整的会议记录。在这个公报中，我们只想谈几个问题，因为这几个问题如经某种解释可能引起误会，而且已经在国外同志中间引起误会。其实，这些详尽而又十分明确的会议决议

本身就已经足以说明问题；会议记录将为透彻了解这些决议提供充分的材料。发表这个公报的目的，主要是指出这些决定和决议**对于布尔什维克派别内部的意义**。

我们就从《关于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这个决议谈起。

对于这个决议中直接反对召回主义的那一部分，反对派的代表在会上其实并未表示重大异议。反对派的两个代表都认为：既然召回主义形成一定的派别，那么它就愈来愈背离社会民主党；召回主义的某些代表，尤其是公认的召回派领袖斯坦·同志，甚至还沾染了“某种无政府主义气味”。会议**一致**认为，必须同召回主义这一派别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最后通牒主义则是另一回事。

出席会议的反对派的两个代表都自称是最后通牒派。他们两人在决议付诸表决时，提交了一份书面声明，说他们是最后通牒派，决议提出要同最后通牒主义划清界限，这就是说，他们要同自己划清界限，对此他们不能同意。后来，在反对派反对的情况下又通过了几项决议，于是反对派的两个代表发表书面声明说，他们认为会议的决议是不合法的，会议通过这些决议，就等于宣布布尔什维克派分裂，他们将不服从也不执行这些决议。这件事情，我们下面还要详细谈到，因为发生了这件事，反对派代表之一马克西莫夫同志正式从《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分裂出去了。在这里，我们想从另一方面来谈谈这件事。

很遗憾，评价最后通牒主义，也同评价那个叫作召回主义的彻底最后通牒主义一样，我们只能根据口头传闻，而无法取得书面材料。无论是最后通牒主义还是召回主义，至今都没有表现为一个稍微完整一点的“纲领”。因此，观察最后通牒主义只好根据它的唯一具体的表现，这就是它要求向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发出**最后**

通牒，要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必须有严格的党性，服从党的中央机关的一切指示，否则就必须放弃代表资格。但是，事实上还不能断言，对最后通牒主义的这种说明是**完全确切**的。不能这样断言的原因如下：参加会议的两个最后通牒派之一，马拉同志声称，这种说明与他的情况不符。马拉同志认为，近来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活动改进显著，因此，他并不主张现在就立即向它发出最后通牒。他只是认为，党应当用一切办法对杜马党团施加压力，包括向它发出上述最后通牒。

同**这样的**最后通牒派当然可以在一个派别内共处。**这样的**最后通牒派会随着杜马党团活动的改进而完全克服自己的最后通牒主义。**这样的**最后通牒主义不是不要党进行长期工作，帮助杜马党团，改进杜马党团的活动，不是不要党进行长期的顽强的工作，巧妙地利用杜马活动来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恰恰相反，它正是意味着要求党这样做。既然杜马党团活动有了显著的改进趋势，那就应该继续坚定不移地朝这个方向努力工作。**这样**，最后通牒主义也就会渐渐失去它客观存在的意义。同**这样的**最后通牒派——布尔什维克是谈不上分裂的。《关于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和《布尔什维克在党内的任务》这两个决议所说的划清界限，对他们也未必适用。**这样的**最后通牒主义只不过是某一实际问题的提法和解决方法持略有不同的意见而已；这里并没有什么比较明显的原则分歧。

决议认为布尔什维主义这一党内思想派别必须与之划清界限的最后通牒主义，却是另外一回事。这种最后通牒主义（目前它无疑是存在的）不要党及其中央机关进行改进杜马党团活动的长期工作，也不要党巧妙地利用第三届杜马提供的丰富宣传材料在工

人中进行长期的耐心的工作。这种最后通牒主义不要党进行**积极的、创造性的**工作，改进杜马党团的活动。这样的最后通牒主义的唯一手段就是**最后通牒**，要党把最后通牒当作达摩克利斯剑²，悬挂在杜马党团的头顶上，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用最后通牒来代替西欧社会民主党经过长期顽强的**学习**而积累起来的、真正根据革命的精神利用议会活动的全部经验。要在**这样的最后通牒主义**和召回主义之间划一条界限，是不可能的。共同的**冒险主义**思想把他们紧紧地系在一起了。因此，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革命派别布尔什维主义，必须同这两者划清界限。

但是，对这种“划界限”，我们是如何理解的，而会议又是怎么说的呢？反对派的某些代表硬说，会议宣布了**布尔什维克派的分裂**，这是否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呢？没有材料可以证明。会议的决议声明，在布尔什维克派内部正在萌生同布尔什维主义及其明确的策略相对立的派别。代表布尔什维主义的是我们党内的布尔什维克派。派别并不等于政党。政党可以包括许许多多不同色彩的派别，其中极端派相互之间甚至会有尖锐的矛盾。在德国党内，有考茨基的鲜明的革命派，还有伯恩斯坦的极端修正主义派。派别则不同。政党内的派别是由**思想一致的人**组成的集团，其目的首先是从某个方面影响党，以便在党内尽可能一丝不差地贯彻自己的原则。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真正的**思想一致**。任何想要弄清布尔什维克派内部冲突问题的真相的人，都应当懂得我们对党的统一和对派别的统一的要求的这一差别。会议并没有宣布派别的分裂。如果地方工作者认为，会议的决议号召我们把有**召回主义情绪**的工人从各个组织中驱逐出去，甚至把有召回派分子的地方的组织立即解散，那就会犯严重错误。我们提醒地方工作者，千

万不要采取这种办法。召回主义在工人**群众**中间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派别**。召回派企图独立自决，蛮干到底，这样他们就注定会走向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对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稍微表示坚决拥护，就是既自绝于派别，也自绝于党。如果把有召回主义**情绪的大批工人**（可能很多）都算成这一类人，那是很荒唐的。产生这种召回主义的主要原因是**不了解杜马党团的活动**。同**这样的**召回主义斗争的最好办法就是：一方面，广泛地全面地向工人介绍党团活动，另一方面，向工人提出接触党团和影响党团的方法。例如，在彼得堡，只要杜马代表同志同彼得堡的工人举行一些座谈会，就可以大大削弱那里的召回主义情绪。因此，必须尽力避免同召回派**在组织上分裂**。只要对召回主义和同它一脉相承的工团主义进行稍微坚决彻底的思想斗争，很快就会使各种关于组织上分裂的议论完全落空，在最坏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使召回派的个人和团体**脱离布尔什维克派，脱离党**而已。

《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上的情形也正是如此。马克西莫夫同志的最后通牒主义，同会议再一次表明的布尔什维主义立场是完全不相容的。在各项基本的原则性的决议通过以后，他声明说，他认为这些决议是不合法的，尽管这些决议是十票赞成两票反对通过的，而有些决议则是十票赞成一票反对（马克西莫夫）、一票弃权通过的（例如，《关于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的整个决议）。当时，会议就通过一项决议，声明会议对马克西莫夫同志的一切政治活动不负任何责任。问题很清楚，马克西莫夫同志既然坚决反对会上绝大多数人通过的一切原则性的决议，他就应该知道，他和与会的其他人之间已经失去了**思想上的一致**，而思想上的一致是**党内派别**存在的起码条件。但是，马克西莫夫同志并不就

此止步。他坚决声明说，他不仅不打算执行这些决议，**而且也不服从这些决议**。因此，会议也不能对马克西莫夫同志的政治活动负任何责任，会议还声明（见圣彼得堡代表米·托·等人的声明）：“这里的问题不是派别的分裂，而是马克西莫夫同志从《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分裂出去了。”^①

我们认为，还必须使同志们特别注意会议的下列决议：《布尔什维克在党内的任务》和《关于在党的其他方面的工作中对杜马活动的态度》。这里重要的是：应正确理解为什么提出关于布尔什维克的“党的路线”的问题以及对待一般合法机会，特别是对待杜马讲坛的态度的问题。

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保存和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完成这项重大任务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就是同两种**取消主义**，即右的取消主义和左的取消主义进行斗争。右的取消派说：不需要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社会民主党活动的重心应该完全或者几乎完全放在合法机会上。左的取消派则走向另一极端，在他们看来，党的活动中并不存在合法机会，千方百计进行秘密活动——这就是他们的一切。这两派不相上下，都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取消派，因为在目前历史所造成的情况下，不把合法的和秘密的工作有计划地适当**结合起来**，要“保存和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根本不可能的。大家知道，右的取消派在孟什维克派当中特别猖狂，在

① 马拉同志也曾经声明：他将**不执行**会议的决议，但是要**服从这些决议**。马拉同志还特别声明：他认为，同召回主义进行同志式的思想斗争是必要的，但是他认为，既不必同召回主义进行组织上的斗争，也不要使布尔什维克派分裂。至于谈到**组织上分裂的整个问题**，那么从会议《关于在国外某地创办的党校》的决议³中可以看出，这是召回派和造神派⁴搞的分裂活动，因为创办这所党校无疑就是企图建立一个新派别的**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新中心**。

崩得⁵当中多多少少也是这样。但是,近来在孟什维克中有一种回到党的原则上来的值得注意的现象,这不能不受到欢迎,正如会议决议所说的,“该派别的少数人”⁶(孟什维克中的)“在彻底看清了取消主义的道路以后,已经毅然决然地声明反对这条道路,正在为自己的活动重新寻找党的基础”^①。

目前反对右的取消主义的孟什维克为数不多,对这部分人布尔什维克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毫无疑问,布尔什维克应当竭力接近这一部分护党派,接近这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有党的原则的人。这决不是说要一笔勾销我们同孟什维克在策略上的分歧。对于孟什维克背离革命社会民主党路线的行为,我们现在和将来都要进行最坚决的斗争。显然,这决不是说把布尔什维克派融化在党内。布尔什维克在夺取党的阵地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是在这方面今后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作为党的一个思想派别的布尔什维克派,应当照旧存在。但是,有一点应当牢牢记住:会议决议谈到的“保存和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责任,现在主要落在甚至完全落在布尔什维克派的肩上。目前,党的全部工作或者几乎全部工作(特别是在各地)都是布尔什维克担负的。他们这些坚定彻底的党的原则的保卫者,现在担负着一个非常重大的任务,就是吸引一切对党的建设有用的人参加党的建设工作。在目前这个困难时期,如果我们不向其他派别中的维护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原则,即反对取消主义的护党派伸出手来,那真是一种犯罪行为。

这种立场,会上绝大多数人,包括所有来自地方组织的布尔什

① 决议所说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⁷“编辑部的分裂”是指普列汉诺夫同志退出该报编辑部,从普列汉诺夫本人的声明看来,他退出《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是迫不得已的,完全是这个编辑部的取消主义倾向造成的。

维克代表在内，都认为是正确的。反对派却摇摆不定，不明确表示赞成我们或者反对我们的立场。尽管如此，马克西莫夫同志却因为会议采取了这条路线而责备会议“背叛布尔什维主义”，责备会议转到孟什维主义的立场，等等。我们对此只回答了一点：请你尽快在报刊上把这些话向全党和整个布尔什维克派公开，这样我们就能够再一次揭穿你的“革命性”的真正含义和你“维护”布尔什维主义的行为的真正性质。

我们建议同志们注意会议《关于……对杜马活动的态度》这一决议。前面我们已经指出了“合法机会”的问题同各种色彩的取消主义的密切联系。现在，反对左的取消主义，同反对右的取消主义一样，也是必要的。议会迷同召回主义一样，都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所深恶痛绝的，在议会迷看来，整个党的组织工作应该归结为使工人围绕着“合法机会”，特别是围绕着杜马活动集合起来，召回主义则不了解合法机会**对党，对党的利益**有什么意义。会议的各项决议认为利用合法机会**对党**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在这些决议中，没有一处说合法机会和利用合法机会是独立存在的目的。而是处处把它们同秘密活动的任务和方法密切**联系起来**。这种**联系**现在特别值得注意。决议本身对这一点已经作了一些**实际的指示**。但是，这仅仅是**指示**而已。一般说来，现在应该谈的主要不是“合法机会”在**党的**其他方面的工作中占什么地位的问题，而是**如何利用**现有的“合法机会”对党最有利的**问题**。党在多年的地下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秘密工作经验。但是，在另一方面，在利用合法机会方面，就不能这样说了。这方面，党，尤其是**布尔什维克**做得还不够，今后必须比过去更重视、更主动、更努力。我们应当**学习**利用合法机会，并且要**象**过去和现在我们学习进行秘密活动的方法

那样，顽强地学习。会议正是号召一切珍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利益的人，都要这样**顽强地进行工作**，为党的利益而利用合法机会。

我们对党的秘密工作的态度依然不变，当然也不应该变。保存和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压倒一切的根本任务。只有巩固了党，我们才能利用那些合法机会为党谋利益。现在应该特别注意正在工业中心形成的工人团体，党的工作的总的领导应该转到（而且正在逐渐转到）这些工人团体手中。我们在各方面的活动中应当全力以赴，促使这些团体造就真正党的原则性强的社会民主党的骨干。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确实保存和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载于1909年7月3日（16日）
《无产者报》第46号附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
第19卷第1—12页